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
第三十九回 救佳人忽伸拿雲手 問身世偶動惜花心

卻說那燕兒同稽大侏子有一種畢生不了的糾葛。燕兒在十一二歲上是學刺頭的，生性柔懦，沒一個人不愛他。稽大侏子本是個淮軍游勇，在京裡打架吃醋，犯案累累。在黑市左近開了個小賭館，每天撈得二三吊錢，都化在三等茶室同酒攤子上。一天醉後被他見了燕兒。他是個茄瓢頭兒，那裡用得著剃刀，卻錫著眼身禿了進去，將燕兒肩上一拍道：「乖孩子，你給我殺回青罷！」燕兒一看，見是個茄瓢兒，沒奈何陪著笑道：「還是灑一回點子罷！」大侏子擠著眼道：「好，好。」說著伸出蘿蔔般的手，將燕兒的手拉住，向自己懷內一拖。燕兒立不住足，便直倒向他懷裡去，一張粉臉上早被他那豬肝般的鼻子擦了一下。燕兒恨得花著臉，卻不敢出聲，掙脫了他的手。勉強敷衍了他一回，大侏子才一步七回顧的走了。從此每日定來纏擾一次。

燕兒師父見大侏子出進著，他是犯過不少案的，怕鬧出事來，只得將燕兒逐去。大侏子便一些不客氣的將燕兒據為己有。

燕兒被他挾著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只得忍氣吞聲的隨他。

後來大侏子在北京鬧了個案，立腳不住，逃到徐州，入江西某帥營中當兵，燕兒才得了自由。也算子超的巨眼，撥諸市井，登之左右，此時已十五歲了。不上兩年，捧書侍枕之餘，居然識了幾千個字，學會了十餘折的崑腔，聲容並茂，自然錦衣肉食起來。

那知大侏子入了行伍，不一年革命軍起，江西將軍潰師淮上，他便免脫還京。驀然重見了燕兒，曉得他新主恩深，便百般的拗詐。燕兒偶然拒絕，他便將臉皮一直，說要將以前秘史宣揚出來。燕兒沒奈何，只得有求必應，著實澆裹了他不少。

後來入了方將軍府，侯門如海，大侏子屢次去尋，都被閹人拒絕。惱動了他牛性，托人寫了封信給燕兒，說限十日以內在十剝海會賢樓相見，十日內不來，便要如法炮製。

這天是第八天了，大侏子正在會賢樓茶店中臨窗坐著。忽見燕兒錦衣繡履，出落得越發姣好，翩然走了進來。不覺咽了口唾沫，將手招著道：「到這兒來坐罷！難為你還沒忘記了我呢。」燕兒見了他這邋邋樣子，心坎上早跳了，勉強走了過去坐了，卻一聲也不言語。大侏子斟了杯茶給他，問道：「你怎這早晚才出來？」燕兒道：「當了奴才，該隨著主子。沒空閒時，那裡像一門兩關的好隨便出來。」大侏子將兩眼一閃，卻又低低道：「我原捨不得你。既這樣說，你今天也不必進府去。我們仍像從前般閒閒散散，要怎樣便怎樣，可不是樂。」

燕兒聽了，覺得口風不對，只得收拾了一臉怒容，含笑道：

「誰不想這樣，只自入方府，那將軍比不得別人，要不還去，他一報官，說緝拿逃僕。在我自然不免，便是你也要舊案重提，有許多不便罷。」這幾句話，也算是剛柔相濟，對症下藥的了。

那知大侏子從鼻子管裡哼了一聲，冷笑道：「好孩子，虧你想出這話來。可惜我稽大侏子是嚇不退的！緝拿由他去，官司陪你吃，今天定不放你去。你有本領，此刻便立起身來朝外走，那我就佩服你！」

燕兒聽了，不覺急得心頭亂撞，哀告他道：「你何苦定要我的命呢？當日我原很願一起著，偏你一人走了，再也不來顧念著我。要是天不可憐我，早已凍餓死了，你又向那裡去找呢？」

如今我雖不同你一起住，到底每個月你也有些時益。便說我是你的老婆，也許幫著人家的呀！何況我還不到這步地位呢。」

說完，不覺兩眼眶紅了。大侏子那裡懂得溫存體貼，只覺燕兒說的話句句異常鋒利，認定非用辣手段降伏不住他，便將茶杯向地上一砸，登時臉色鐵青，要發作起來。

說時遲那時快，隔座一個華服少年飛也似趕過來，將燕兒一手拉開，戟指向大侏子道：「你們說的話我都聽見了。我是最愛管閒事的……」大侏子沒等他說完，早搶出坐來，將一張橫肉臉直湊到那人眼前道：「干你鳥事！你認認老子是誰？卻來說這話。」少年等他湊近來時，飛起手就一掌，把大侏子打得眼前金星亂碰，捧住了掌喚「好打」便飛一腳過來。

少年讓開一步，朝外便走道：「你敢打，店門外去！」大侏子上了火，便瘋狗般跟將出來。少年立定了，笑著招手道：

「來！」大侏子用著全身氣力，劈面便是一拳。少年一讓，趁勢將他向懷裡一拉。大侏子一個狗吃屎跌在地下，霍的爬起身來。但聽得少年笑道：「不跌上你十跤，便算我輸，再不來管你的事如何？」大侏子怒極了，舉起雙手，如毒龍探爪般來抓。

少年見他臨近，將左手向上一格，底下左足一個旋風掃落葉，大侏子撲的又倒了。這時看的人漸漸聚得多了。大侏子爬起來，愣著眼睛向少年看著，大喊一聲，連頭連肩的撞過來。少年見他這種蠢樣子煞是可笑。有意逗著他玩，便將身子晃了晃，像要跌下去的樣子。大侏子樂極了，不提防被少年兩手將茄瓢頭捧住，直撒到地上道：「第三跤哩。」旁邊看的人嘩然鼓掌大笑。

要是別個，早羞得一溜煙跑了。大侏子卻手腳亂划的掙扎了起來，老著面皮道：「打不過你，同你講理。」少年大笑道：

「也好，你先講來。便請在場諸人說句公道話兒。」大侏子擦拳捋臂道：「燕兒是我的人。於你甚事，要你強硬出頭？」

少年笑道：「是你的人麼，是你的什麼人呀？你說緝拿由他去，官司陪你吃。為什麼一個好好的人，要給人緝拿起來呢？請你先把這事由說明，才好講理呢。」

這幾句話把大侏子急得一頭臭汗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少年勃然大聲道：「什（怎）麼不言語了？快老實說！不啊，我有能力立刻送你到個地方去。」大侏子想：「這不是路了。」

顧不得人笑話，咕嚕著道：「你等著罷，我還有別的事，恕不奉陪哩。」說完，捧著頭從人叢中狗一般溜出去了。眾人見了，扶掌大笑。

少年歎道：「不想世上竟有這種不要臉的人！可惜我燕尾生只一雙眼睛，看不盡魑魅魍魎；只有一對拳頭，打不完人間不平呢。」說著還進店去，見燕兒倚在桌上垂淚。尾生見他支頤側鬢，竟與女子一樣，便上前安慰了他幾句。燕兒非常感激，謝了又謝。尾生問他現在那裡，燕兒說在方將軍家做童兒。尾生心裡不覺一動，問每日能出來逛著麼？燕兒道：「難得很，每月止多也不過兩三次。」尾生沉吟道：「那便可惜。」

燕兒見尾生清俊華貴，俠腸義膽的救了自己，心上也有些羨慕。便道：「爺貴寓在那裡？但凡有出來的時候，總到爺那裡去請安的。」尾生道：「請安呢，我也不敢當。我是從來不講貴賤貧富的，覺得既是個人，自然是一樣的。不然，以我這身家，難道便肯同方才這蠢物揮拳賭鬥麼？你若有空閒時，我很喜歡同你說說話。今天我卻還要到別的地方去，來不及同你到寓下去了。以後你要是出來時，只須到長元和會館問燕某便了。」說完，翩然自去。

看官，那尾生是個鐵錚錚男子，生平不好女色，怎一見燕兒便深情繡繡，與時下顯官一樣的酷愛男色起來。有的說燕兒本非凡豔，他一種明姿韶色，不由不把磊落豪俊的尾生，變作情有獨鍾的男子。這又小覷了他了。他這舉動自有他的作用，為成為敗雖不可知，在他看來，卻算一會逢其適的巧遇了。他自出了會賢樓，心裡非常暢適，緩步過市，到了個彈子房裡。

四面一張，卻早有個人在那裡坐著，便走將過去，將他肩上一拍道：「你來了幾時了？」那人正是漁陽，一見了尾生，便道：

「等你長久了。」說著，立起身來，呵了個腰道：「走罷！」

兩人便出彈子房，還到寓所去了。真是：